

時事科學演義



美國戰販原形

茅左本

行發店分總東華在會華民

版出社版出動

時 事 科 學 演 義

美國戰販原夢

茅 左 本 作



勞 勤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華 書 屋 華 東 總 分 店 發 行

第七回

八大王進宮催開戰

衆戰販密商原子彈

五一

第八回

羣魔會大拆西洋鏡

原子彈不能定勝敗

五九

第九回

紙老虎一戰顯原形

杜魯門哀哀求上帝

六七

第十回

排山倒海抗美援朝

生產支前保家衛國

八三

附插圖三十七幅

第一回 華爾街陰謀新戰爭

杜魯門奉命施鬼計

詩曰：

小小毒蛇不自量，

一心要想吞大象，

貪得無厭自找死，

自作自受自遭殃。

四句快板唱罷，引出一段貪心不足蛇吞象的故事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世界人民打垮了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強盜後，那社會主義的蘇聯人民，馬上開始了戰後的斯大林五年計劃，進行和平建設，現在已經完成了。歐洲亞洲先後建立了波蘭、德國、中國、朝鮮等十幾個人民民主國家，也都是加緊建設，擁護和平；其他各國人民，也無不希望和平，好過安樂日子。但是，只因為吃人的帝國主義制度還

沒有消滅，希特勒的
子子孫孫還有藏身之
地，因此新的戰爭威
脅就還是存在。有一
批戰爭販子，成天叫
囂着戰爭，要把世界
重新拖到火焰裏去。
美國帝國主義就是這
些戰爭販子的大本
營。你看那美國，在
這些戰爭販子的魔掌

下面，人民過的日子真好似滾油熬煎，到處都是火藥氣味，那個戰販總統杜魯門捧住了原子彈呼么喝六，殺氣騰騰，定不下心來。

提起杜魯門，真個是人人痛恨。此人家住美國米蘇里州，夫婦二人，單生一女



戰販杜魯門

名叫馬格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在軍隊裏當了一名軍需官；仗打完，回鄉開了一爿雜貨舖。一九二二年加入了「三K黨」，這是一個專和人民作對的「殺砍黨」，是世界有名的美國流氓幫會。後來又拜了一個「老頭子」，名叫哈斯特，把他提拔起來，送進國會當了名議員。從此一步升天，華爾街的老闆也看中這個走狗容易使喚，把他捧上副總統的座位。等到總統羅斯福去世，他就此「填房」，耀武揚威，終日裏指東罵西，想盡了法子替華爾街大老闆們開生財之路，自己也過着暴發戶般的快活日子，有飛機數架，汽車三十五輛，還有六百五十人供他使喚。他硬把那沙啞喉嚨的女兒亂捧成了歌唱家，有個音樂家批評了那隻啞噪子，杜魯門馬上寫信叫他小心鼻子，要請他吃頓拳頭。正是小人得志，無法無天。再說那美國華爾街大老闆們派了許多二老闆和管賬先生，幫同杜魯門湊成了一個臭氣沖天的政府，正是：

美帝政府一團糟，

大小烏鴉立滿朝，

都是一窩狗強盜，

只爲老闆賺鈔票。

老闆一聲令傳到；
大狗跳來小狗叫，
撲向人民把肉咬，
橫行霸道逞兇暴；
那知世道已大變，
世界人民覺悟高，
同心備下打狗棒，
你來侵犯我不饒。

說到美帝政府，前台設在京城華盛頓，後台却在紐約市的華爾街。這華爾街長不滿二里路，又短又狹，高樓大廈遮得街上終年不見天日。美國大銀行、大工廠、大公司的總機關都設在這條街上，大老闆們盤據在此，使這條街好像蟒蛇一般，嘴小量大，一心想吞吃全世界。那些老闆，經過兩次大戰，發了兩大筆橫財，一邊剝削人民，一邊自己淘裏也互相併吞，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行行生意都由一兩個公司獨霸，叫做「托拉斯」。吞併到現在，成了八家大老闆的天下，內中最大的

有摩根、梅隆、杜邦、洛克菲勒四家。其餘四家是波斯頓財團、克里夫蘭財團、芝加哥財團和庫恩洛伯。這「銀行大王」摩根的老祖宗本是海盜出身，現在的小摩根，在海上旅行時，紀念他的祖宗，還坐着黑游艇，掛那畫着骷髏和大腿骨頭的強盜旗。那杜邦，更是出名的「炸藥大王」，已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替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強盜都撐過腰。列位要知美國樣樣生意都是「托拉斯」，都有大王，細算起來，這八家大老闆，每一家都兼上了幾種生意的大王，你看他們安安閒閒在花園裏看花採葡萄吃，其實他們的權柄可大着呢，美國政府都在他們手裏，杜魯門吃的是他們的飯。在他們控制下的二老闆和夥計們，一會兒放下算盤冒充人民代表進了國會做議員，一會兒又從國會跑進政府當了官僚，一會兒又脫下官服回到華爾街滴滴搭搭打起算盤來了。帝國主義國家都是這樣，大官大盜原是一家人。

却說那些大老闆們專靠打仗發財，光看他們投資到國外去的本錢，一九三六年總共一百廿四億美元，現在增到了三四百億。這些錢投資出去便要從各國人民頭上刮下一大票回來。怎奈二次大戰打完，人民民主國家不再受他侵略，別的英法等國家也都弄得山窮水盡，因此美國老闆們生意清淡，各種出貨打了個七八折，直到一

九四九年，四十八萬家小廠關了門，失業和半失業的人現在已有了一千八百萬。這種經濟上的恐慌原是資本主義胎裏帶來的絕症。不過那華爾街的老闆們到死還要掙扎，一九四五年八月大戰結束，他們便在十月裏開了一次「製造商協會」的特別會議，決定向外侵略，又在準備打第三次大戰了。這「製造商協會」，由一萬六千家公司組成，實權却操在八家大老闆手裏，這協會正是杜魯門政府的頂頭上司，派大官，定計策，發號施令都通過它。等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又開會決定了對各國的強硬外交政策；第二年又定下侵略的辦法，便是後來的「馬歇爾計劃」；等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又開會更進一步要把帝國主義國家們的軍隊都組織起來發動戰爭，這就是後來訂的「北大西洋侵略公約」。

這些決議都交給了杜魯門去做，於是一面用馬歇爾計劃去侵略其他國家，替存貨增加了幾成的銷路；一面四處去搶軍事根據地，又把西部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勢力扶起來。又在國內拼命壓迫人民，搜刮錢財交給老闆們，僱用了六百五十萬人製造軍火；同時還叫報紙雜誌無線電台和好萊塢電影廠等拼命製造謠言宣傳戰爭。在這回書裏說的正是美帝一套侵略手法，杜魯門如何設計嚇人，如何陰謀戰爭，且聽

在下慢慢道來。

引子表過，言歸正傳。話說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間，美國忽然傳着天空上出現一樣怪物，好似飛的盤子碟子一般；說來就來，來無聲息；說去就去，去無影蹤。看不出面目，摸不着頭腦。此話一經傳出，張揚開去，沒上幾天，大小帝國主義國家也都傳說出現了飛盤，議論紛紛，說這是比原子彈還要厲害的秘密武器，連上海也有一個外國人湊上熱鬧，說他親眼看見一隻飛盤，從外灘洋涇浜直向徐家匯飛去。正是：

飛盤飛盤真稀奇，

飛到東來飛到西，

無影無蹤無根底，

到底是個啥東西？

害了毛病要找醫，

起了謠言問美帝。

要知這飛盤的來龍去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艾奇遜牆頭出棺材

魔法師妙語破天機

詩曰：

十隻黃狗九隻雄，

十條鬼計九成空，

留下一計兜圈子，

兜來兜去一場夢。

話說杜魯門自從奉了「製造商協會」的命令挑撥販賣戰爭，便與一羣狗頭軍師定下陰謀鬼計，造謠恐嚇，巴望全世界人民服服貼貼進他的牢籠，大老闆們也好趁着慌亂推銷軍火。他那最大的吹牛法寶，便是捧住了原子彈，當作道士的法螺一般，「恩波，恩波」大吹起來。

提起原子彈，本是許多國家的科學家費盡心血發明了原子能才造成的，我國的

王普博士，當時也立下了功勞，還有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全國委員會的副主席錢三強同志，他夫婦倆人也都是有名的原子科學家。第二次大戰後原子彈便被華爾街的老闆們看中，搶着去製造，杜邦公司開廠製造原子彈的原料鈾和鎳（讀普），還有聯合炭素公司和柯達公司，包辦了原子彈的製造，另外成立了原子能管理委員會，也是華爾街大老闆們派下夥計組成的，從此科學家的心血便落入了他們的手中，一面有杜魯門刮來幾百億製造費賺進了他們的腰包，一面又有了嚇人和勒索的

本錢。

且說杜魯門雖然窮吹原子彈，那知全世界人民，和許多科學家，却都主張消滅原子彈，反對的聲浪好似八月八錢塘江大潮一般，使得杜魯門只覺兩耳脹痛，雙眼難睜。那一日，杜魯門在白宮升殿辦公，



大小頭目齊呼「總統早安」，兩旁侍候。杜魯問道：「原子彈吹得沒用場，這便如何是好？」內中有國務卿艾奇遜。此人本是訟師出身，專幫杜邦和洛克菲勒兩家打黑心官司，只因他一肚子奸刁狡猾，嘴巴裏却滿口和平民主自由，早就被老闆捧進政府，又立了功，便升了國務卿。却說艾奇遜開言道：

尊聲總統聽端詳，

世界人民力量強，

雙雙眼睛雪雪亮，

看穿我們黑肚腸，

原子炸彈已吹僵，

只好另把法子想。



戰 叛 艾 奇 遜

杜魯門道：「有啥法子，快快講來！」艾奇遜答道：「嚇嚇騙騙哄哄，一定能夠成功。如今嚇不成功，不免再來哄騙一番便了。」說完附耳上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又笑道：「這正是牆頭出棺材，大兜圈子之計也。」杜魯門就命他傳下令去，艾奇遜便把那些「造謠機器」，內有他親自經營的「美國之音」電台報告員，報館編輯，新聞跑腿，以及無事生非的各色人等，召到密室，就吩咐如何造出飛盤謠言，如何造出秘密武器。吩咐完畢，又道：「列位照我吩咐看風行事，加油加醬，愈多愈好，只是這天機不可洩漏。你等立了功前來領賞便了。」衆嘍囉一聲得令，擁出宮門，分頭去造謠，報上的字登得色斗般大，「美國之音」的牛直吹得沒把天吹破，大叫小喊，好似上吐下瀉一般。這一團烏烟瘴氣，直把杜魯門的「白宮」吹成了「烏宮」。

那知隔了多日，造出的謠言好似石沉大海，人民愛好和平，沒有一絲興趣。列位都知美帝常常傳出發明了什麼秘密武器，本都沒有科學根據，那騙得過科學家的眼睛。那日杜魯門正在搔頭摸耳，悶坐在辦公桌前，書記送進一封信來，拆開一看，原是一個變戲法人寫來的，信上寫道：「總統仁兄閣下：查近來各地發現飛

盤，人人不知，個個莫明，此物實是鄙人所玩戲法，一不小心，又沒管住，因此弄得亂飛亂闖，抱歉之至，請勿掛心。敬請公安，西部海岸一個魔法師鞠躬。」杜魯門雙脚一蹬，大罵那變戲法的小子竟把玩笑開到了老子頭上。其實那變戲法人原也是無意，那料到這玩笑正開在杜魯門的心眼上。此時獻計的艾奇遜正輕手輕腳，挨進門來，只見杜魯門兩眼直瞪天花板，好似害上了急驚風，只見地上有封信，斜睜着兩隻賊眼看下去，知道風頭不對，悶住了氣扭轉屁股便跑，急忙傳令那羣「造謠機器」，趕緊煞車，這才了結了這筆飛盤的混賬。正是：

兜圈子造出飛盤戲，

那知道人民百不理，

用盡了賊肚鬼心機，

白討了一場沒趣味。

列位都知這美帝好比吸血蟲，飛到哪兒，哪兒倒霉。他滿嘴說自由，正是說他到處有吸血的自由。你若不許他來，他便使出種種鬼計來，軟硬手法，樣樣都有，色色俱全。軟的便是招搖撞騙，硬的就來威逼恐嚇。若是鬼計不成，他便一不做二

不休，索性拉破臉來打出手。這原是帝國主義的一套祖傳手法，不過它若要打，千萬你怕它不得，正好比：

狡猾是狐狸，

滿肚裝鬼計，

披了老虎皮，

到處把人欺，

碰上英雄漢，

剝下牠的皮，

看看啥東西，

原是大狐狸。

閒話少說，且表杜魯門那批狐羣狗黨，吹了原子彈，又造飛盤謠，那知反把自己吹得頭昏眼花，只好自認晦氣。光陰似箭，不覺冬去春來，正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那天杜魯門正與老妻商量，想回米蘇里州老家去閒住一週，消消一肚子的悶氣。夫人道：「待我去料理一番，明日一早動身便了。」話沒住口，只見書記直